

卷二十 太原白居易诗二

新乐府并序

自注：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

序曰：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，断为五十篇。篇无定句，句无定字，系于意不系于文。首句标其目，卒章显其志，诗三百之义也。其辞质而径，欲见之者易谕也。其言直而切，欲闻之者深诫也。其事核而实，使采之者传信也。其体顺而律，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。总而言之，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，不为文而作也。

七德舞

美拨乱陈王业也

武德中，天子始作秦王破阵乐，以歌太宗之功业。贞观初，太宗重制破阵乐舞图，诏魏徵、虞世南等为之歌词，名七德舞。自龙朔已后，诏郊庙享



宴皆先奏之。

《七德舞》，《七德歌》。传自武德至元和。元和小臣白居易，观舞听歌知乐意。乐终稽首陈其事。太宗十八举义兵，白旄黄钺定两京。擒充戮窦四海清，二十有四功业成。二十有九即帝位，三十有五致太平。功成理定何神速，速在推心置人腹。亡卒遗骸散帛收，饥人卖子分金赎。魏徵梦见子夜泣，张谨哀闻辰日哭。怨女三千放出宫，死囚四百来归狱。剪须烧药赐功臣，李製呜咽思杀身。含血吮疮抚战士，思摩奋呼乞效死。则知不独善战善乘时，以心感人人心归。尔来一百九十载，天下至今歌舞之。歌《七德》，舞《七德》。圣人有作垂无极。岂徒耀神武，岂徒夸圣文。太宗意在陈王业，王业艰难示子孙。

【御评】

五十首，以此体裁极合《大雅》。原周受命之由，而必本之文王，以明王业之所由。盛唐之受命始于高祖，而开王业者则太宗之功。大意归重，在得人心；人心之归，王业之本也。“亡卒遗骸散帛收”十句皆得人心之实事，铺陈详贍，词旨庄雅，琅琅可诵。

《鸿肋集》曰：“予幼时读《太平广记》，见唐太宗遣萧翼购《兰亭叙》事，盖譎以出之，辄叹息曰：《兰亭叙》若是贵邪？致使万乘之主捐信于匹夫？传称子贡诈而存，鲁弦高诞而存，郑遗一言之细，建二国之业，犹不可以为常，以太宗之贤，巍巍乎近古所无，奈何溺小耆好而轻丧其所常之宝，异于得原失信，不围而去矣。晚多闲居，颇屏世好，独于古人笔墨之遗，爱而不能置，因诵白居易《七德歌》曰：‘功成理定何神速，速在推心置人腹。怨女三千放出宫，死囚四百来归狱。’叹曰：太宗以一旅取天下，惟信耳。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宫，自信也。不约四百囚而来归狱，人信



也。晋捨原何足道哉？”

宋《名臣言行录》曰：“太宗语侍臣曰：‘朕何如唐太宗？’左右互辞以赞，独李昉无他言，微诵《七德舞》词曰：‘怨女三千放出宫，死囚四百来归狱。’上闻之，遽兴曰：‘朕不及，朕不及。卿言警朕矣。’”

海漫漫

戒求仙也

海漫漫，直下无底旁无边。云涛烟浪最深处，人传中有三神山。山上多生不死药，服之羽化为天仙。秦皇汉武信此语，方士年年采药去。蓬莱今古但闻名，烟水茫茫无觅处。海漫漫，风浩浩，眼穿不见蓬莱岛。不见蓬莱不敢归，童男卯女舟中老。徐福文成多诳诞，上元太乙虚祈祷。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，毕竟悲风吹蔓草！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。不言乐、不言仙，不言白日升青天。

【御评】

神仙之说，世主多为所惑，而方士因得乘其蔽而中之，史策所垂，足为炯戒。宪宗不语，服柳泌金丹致殒。此诗作于元和初，想尔时已有先见耶？唐室崇奉老子。一结借矛攻盾，极其警快。

立部伎

刺雅乐之替也

太常选坐部伎，无性识者，退入立部伎，又选立部伎绝无性识者，退入雅乐部，则雅乐之声可知矣。



立部伎，鼓笛喧。双舞剑，跳七丸。袅巨索，掉长竿。太常部伎有等级，堂上者坐堂下立。堂上坐部笙歌清，堂下立部鼓笛鸣。笙歌一声众侧耳，鼓笛万曲无人听。立部贱，坐部贵，从部退为立部伎，击鼓吹笛和杂戏。立部又退何所任？始就乐悬操雅音。雅音替坏一至此，长令尔辈调宫徵。圆丘后土郊祀时，言将此乐感神祇。欲望凤来百兽舞，何异北轅将适楚。工师愚贱安足云，太常三卿尔何人。

上阳白发人

愍怨旷也

天宝五载已后，杨贵妃专宠，后宫人无复进幸矣。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，上阳是其一也。贞元中尚存焉。

上阳人，红颜暗老白发新。绿衣监使守宫门，一闭上阳多少春！玄宗末岁初选入，入时十六今六十。同时采择百余人，零落年深残此身。忆昔吞悲别亲族，扶入车中不教哭。皆云入内便承恩，脸似芙蓉胸似玉，未容君王得见面，已被杨妃遥侧目，妒令潜配上阳宫，一生遂向空房宿。秋夜长，夜长无寐天不明。耿耿残灯背壁影，潇潇暗雨打窗声。春日迟，日迟独坐天难暮。宫莺百啭愁厌闻，梁燕双栖老休妒。莺归燕去长悄然，春往秋来不记年。惟向深宫望明月，东西四五百回圆。今日宫中年最老，大家遥赐尚书号。小头鞋履窄衣裳，青黛点眉眉细长。外人不见见应笑，天宝末年时世妆。上阳人，苦最多。少亦苦，老亦苦。少苦老苦两如何！君不见昔时吕向《美人赋》，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《白发歌》。



新丰折臂翁

戒边功也

新丰老翁八十八，头鬓眉须皆似雪。玄孙扶向店前行，左臂凭肩右臂折。问翁臂折来几年，兼问致折何因缘。翁云贯属新丰县，生逢圣代无征战。惯听黎园歌管声，不识旗枪与弓箭。无何天宝大徵兵，户有三丁点一丁。点得驱将何处去？五月万里云南行。闻道云南有泸水，椒花落时瘴烟起。大军徒涉水如汤，未过十人二三死。村南村北哭声哀，儿别爷娘夫别妻。皆云前后征蛮者，千万人行无一回。是时翁年二十四，兵部牒中有名字。夜深不敢使人知，偷将大石槌折臂。张弓簸旗俱不堪，从兹始免征云南。骨碎筋伤非不苦，且图拣退归乡土。此臂折来六十年，一肢虽废一身全。至今风雨阴寒夜，直到天明痛不眠。痛不眠，终不悔，且喜老身今独在。不然当时泸水头，身死魂孤骨不收。应作云南望乡鬼，万人冢上哭呦呦。老人言，君听取，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，不赏边功防黠武。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，欲求恩幸立边功。边功未立生人怨，请问新丰折臂翁。

【御评】

大意亦本之杜甫《兵车行》、《前后出塞》等篇，借老翁口中说出，便不伤于直遂。促促刺刺，如闻其声。而穷兵黠武之祸，不待言矣。末又以宋璟、杨国忠比勘，开元天宝治乱之机，具分于此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，可谓诗史。

司天台

引古以儆今也

司天台，仰观俯察天人际。羲和死来职事废，官不求贤



空取艺。昔闻西汉元成间，下陵上替谪见天。北辰微暗少光色，四星煌煌如火赤。耀芒动角射三台，上台半灭中台折。是时非无太史官，眼见心知不敢言。明朝趋入明光殿，惟奏庆云寿星见。天文时变两如斯，九重天子不得知。不得知，安用台高百尺为？

捕蝗_{刺长吏也}

捕蝗捕蝗谁农子？天热日长饥欲死。兴元兵后伤阴阳，和气蛊蠹化为蝗。始自两河及三辅，荐食如蚕飞似雨。雨飞蚕食千里间，不见青苗空赤土。河南长吏言忧农，课人昼夜捕蝗虫。是时粟斗钱三百，蝗虫之价与粟同。捕蝗捕蝗竟何利？徒使饥人重劳费。一蝗虽死百蝗来，岂将人力胜天灾。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，以政驱蝗蝗出境。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，文皇仰天吞一蝗。一人有庆兆民赖，是岁虽蝗不为害。

【御评】

姚崇之法，至今重之，固将以人力救天灾也。诗意不主捕蝗，正以有向上一层在。

昆明春_{思王泽之广被也}

自注：贞元始涨泛

昆明春，昆明春，春池岸古春流新。影浸南山青滉漶，波沉西日红瀟沦。往年因旱池枯竭，龟尾曳涂鱼煦沫。诏开八水注恩波，千介万鳞同日活。今来净渌水照天，游鱼鲙鲙



蓬田田。洲香杜若抽心短，沙暖鸳鸯铺翅眠。动植飞沉皆性遂，皇泽如春无不被。渔者仍丰网罟资，贫人久获菰蒲利。诏以昆明近帝城，官家不得收其征。菰蒲无租鱼无税，近水之人感君惠。感君惠，独何人？吾闻率土皆王民。远民何疏近何亲？愿推此惠及天下，无远无近同忻忻。吴兴山中罢榷茗，鄱阳坑里休封银。天涯地角无禁利，熙熙同似昆明春。

城盐州

美圣谟而诮边将也

自注：贞元壬申岁特诏城之

城盐州，城盐州，城在五原原上头。蕃东节度钵阐布，忽见新城当要路。金鸟飞传赞普闻，建牙传箭集群臣。君臣踞面有忧色，皆言勿谓唐无人。自筑监州十余载，左衽毡裘不犯塞。昼牧牛羊夜捉生，长去新城百里外。诸边急惊劳戍人，惟此一道无烟尘。灵夏潜安谁复辨？秦原暗通何处见？鄜州驿路好马来，长安药肆黄耆贱。城盐州，盐州未城天子忧。德宗按图自定计，非关将略与庙谋。吾闻高宗中宗世，北虏猖狂最难制。韩公创筑受降城，三城鼎峙屯汉兵。东西亘绝数千里，耳冷不闻胡马声。如今边将非无策，心笑韩公筑城壁。相看养寇为身谋，各握强兵固恩泽。愿分今日边将恩，褒赠韩公封子孙。谁能将此盐州曲，翻作歌词闻至尊。

【御评】

按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，自虜得盐州，塞防无以障遏。灵武单露，鄜、坊侵迫，寇日以骄，数入为边患。贞元八年，帝诏城之，九年讫功，而虜兵不出。嗣后韦皋等屡破其兵，取新城，拔末恭、颀二城，擒其将乞悉董，献京师。迨宪宗



初，遣使修好，朝贡岁入。钵阐布者，虏浮屠豫国事者也。金鸟飞传者，虏曰飞鸟，犹传骑也。诗中叙事，源委井然。末又插入张仁愿筑受降城事，为当时边将拥兵玩寇者警也。

道州民

美臣遇明主也

道州民，多侏儒，长者不过三尺余。市作矮奴年进奉，号为道州任土贡。任土贡，宁若斯？不闻使人生别离。老翁哭孙母哭儿，一自阳城来守郡。不进矮奴频诏问，城云臣按六典书。任土贡有不贡无，道州水土所生者，只有矮民无矮奴。吾君感悟玺书下，岁贡矮奴宜悉罢。道州民，老者幼者何欣欣，父兄子弟始相保，从此得作良人身。道州民，民到于今受其赐，欲说使君先下泪。仍恐儿孙忘使君，生男多以阳为字。

【御评】

诏书何可违也，正言之不可，逊辞以谢之，而民被其泽矣。入情入理，解人不当如是耶？宋鲜于侁不散青苗钱，亦同此意。

蛮子朝

刺将骄而相备位也

蛮子朝，泛皮船兮渡绳桥，来自隽州道路遥。入界先经蜀川过，蜀将收功先表贺。臣闻云南六诏蛮，东连牂牁西连蕃。六诏星居初琐碎，合为一诏渐强大。开元皇帝虽圣神，惟蛮倔强不来宾。鲜于仲通六万卒，征蛮一陈全军没。至今西洱河岸边，箭孔刀痕满枯骨。谁知今日慕华风，不劳一人



蛮自通。诚由陛下休明德，亦赖微臣诱谕功。德宗省表知如此，笑令中使迎蛮子。蛮子道从者谁何？摩挲俗羽双隈伽。清平官持赤藤杖，大将军系金呿嗟。异牟寻男寻阁劝，特敕召对延英殿。上心贵在怀远蛮，引临玉座近天颜。冕旒不垂亲劳徕，赐衣赐食移时对。移时对，不可得，大臣相看有羞色。可怜宰相拖紫佩金章，朝日惟闻对一刻。

【御评】

自鲜于仲通、李宓构兵南诏，丧师匿财，西南无宁岁。韦皋经略十余年，仅能服之，而中国之力已殫矣。元微之诗云：“自居剧镇无他绩，幸得蛮来固恩宠。”盖刺皋也。此诗命意略同。“诚由陛下休明德”二句，写出藩臣骄蹇之状。宰相备位，尾大不掉，唐室卒以不振矣。

《新唐书·南蛮传》：“南诏官曰：‘清平官，所以决国事轻重，犹唐宰相也。大军将十二与清平官等列，曹长以降系金呿苴。呿苴，韦带也。’”按：“呿嗟”与“呿苴”同，“大将军”恐是“大军将”之讹。

骠国乐 欲王化之先迹后远也

自注：贞元十七年来献之。

骠国乐，骠国乐，出自大海西南角。雍羌之子舒难稽，来献南音奉正朔。德宗立仗御紫庭，纡不塞为尔听。玉螺一吹椎髻耸，铜鼓一击文身踊。珠缨炫转星宿摇，花鬘斗薨龙蛇动。曲终王子启圣人，臣父愿为唐外臣。左右欢呼何翕习，至尊德广之所及。须臾百辟诣枕门，俯伏拜表贺至尊。伏见骠人献新乐，请书国史传子孙。时有击壤老农父，暗测



君心闲独语。闻君政化甚圣明，欲感人心致太平。感人在近不在远，太平由实非由声。观身理国国可济，君如心兮民如体。体生疾苦心慙凄，民得和平君恺悌。贞元之民若未安，骠乐虽闻君不欢。贞元之民苟无病，骠乐不来君亦圣。骠乐骠乐徒喧喧，不如闻此乌莩言。

【御评】

《新唐书·南蛮传》：“骠，古朱波也，在永昌南二十里。贞元中，王雍羌闻南诏归唐，有内附心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□献其国乐。至成都，韦皋谱次其声，以其舞容乐器异常，乃图画以献其乐，五译而至。德宗授舒难□太仆卿，遣还开州刺史。唐次述《骠国献乐颂》以献。”按：诗中“舒难□”作雍羌之子，与《唐书》异。

缚戎人

达穷民之情也

缚戎人，缚戎人，耳穿面破驱入秦。天子矜怜不忍杀，诏徙东南吴与越。黄衣小使录姓名，领出长安乘递行。身被金创面多瘡，扶病徒行日一驿。朝餐饥渴费杯盘，夜卧腥臊污床席。忽逢江水忆交河，垂手齐声呜咽歌。其中一虏语诸虏，尔苦非多我苦多。同伴行人因借问，欲说喉中气愤愤。自云乡管本凉原，大历年中没落蕃。一落蕃中四十载，遣著皮裘系毛带。惟许正朝服汉仪，敛衣整巾潜泪垂。誓心密定归乡计，不使蕃中妻子知。暗思幸有残筋力，更恐年衰归不得。蕃候严兵鸟不飞，脱身冒死奔逃归。昼伏宵行经大漠，云阴月黑风沙恶。惊藏青冢寒草疏，偷渡黄河夜冰薄。忽闻汉军鼙鼓声，路傍走出再拜迎。游骑不听能汉语，将军遂缚作蕃生。配向东南卑湿地，定无存恤空防备。念此吞声仰诉



天，若为辛苦度残年。凉原乡井不得见，胡地妻儿虚弃捐。没蕃被囚思汉土，归汉被劫为蕃虏。早知如此悔归来，两地宁如一处苦。缚戎人，戎人之中我苦辛。自古此冤应未有，汉心汉语吐蕃身。

【御评】

边将冒功之状，无辜被俘之情，曲曲传出。结语尤令人失笑。

元微之诗自注云：“近制，西边每擒蕃人，例皆传置南方，不加剿戮。”

骊宫高

美天子重惜人之财力也

高高骊山上有宫，朱楼紫殿三四重。迟迟兮春日，玉螭暖兮温泉溢。袅袅兮秋风，山蝉鸣兮宫树红。翠华不来兮岁月久，墙有衣兮瓦有松。吾君在位已五载，何不一幸乎其中？西去都门几多地，吾君不游有深意。一人出兮不容易，六宫从兮百司备。八十一车千万骑，朝有宴饫暮有赐。中人之产数百家，未足充君一日费。吾君修己人不知，不自逸兮不自嬉。吾君爱人人不识，不伤财兮不伤力。骊宫高兮高入云，君之来兮为一身，君之不来兮为万人。

【御评】

格调摹骚词，气特婉约。

百炼镜

辨皇王鉴也

百炼镜，镕范非常规。日辰处所灵且只。江心波上舟中



铸，五月五日午时。琼粉金膏磨莹已，化为一片秋潭水。镜成将献蓬莱宫，扬州长吏手自封。人间臣妾不合照，背有九五飞天龙。人人呼为天子镜，我有一言闻太宗。太宗常以人为镜，鉴古鉴今不鉴容。四海安危居掌内，百王治乱悬心中。乃知天子别有镜，不是扬州百炼铜。

青石

激忠烈也

青石出自蓝田山，兼车运载来长安。工人磨琢欲何用？石不能言我代言。不愿作人家墓前神道碣，坟土未干名已灭。不愿作官家道傍德政碑，不镌实录镌虚辞。愿为段氏颜氏碑，雕镂太尉与太师。刻此两片坚贞质，状彼二人忠烈姿。义心如石屹不转，死节如石确不移。如观奋击朱泚日，似见叱呵希烈时。各于其上题名谥，一置高山一沉水。陵谷虽迁碑独存，骨化为尘名不死。长使不忠不烈臣，观碑改节慕为人。慕为人，劝事君。

【御评】

“石不能言我代言”，发端奇特。后半表出二人，写得凛凛有生气。不忠不烈者，读之故应汗下。

西凉伎

刺封疆之臣也

西凉伎，假面胡人假狮子。刻木为头丝作尾，金镀眼睛银帖齿。奋迅毛衣摆双耳，如从流沙来万里。紫髯深目两胡儿，鼓舞跳梁前致辞。应似凉州未陷日，安西都护进来时。须臾云得新消息，安西路绝归不得。泣向狮子涕双垂，凉州



陷没知不知？狮子回头向西望，哀吼一声观者悲。贞元边将爱此曲，醉坐笑看看不足。娱宾犒士宴监军，狮子胡儿长在目。有一征夫年七十，见弄凉州低面泣。泣罢敛手白将军：主忧臣辱昔所闻。自从天宝兵戈起，犬戎日夜吞西鄙。凉州陷来四十年，河陇侵将七千里。平时安西万里疆，今日边防在凤翔。缘边空屯十万卒，饱食温衣闲过日。遗民肠断在凉州，将卒相看无意收。天子每思常痛惜，将军欲说合惭羞。奈何仍看西凉伎，取笑资欢无所愧。纵无智力未能收，忍取西凉弄为戏！

【御评】

前半叙事，却插入“应似凉州未陷日”二句，所谓横空盘硬语也。“凉州陷来四十年”四句，与前相映，笔力排奁，仿佛似杜。结处仍是香山本色。

八骏图 诚奇物，惩佚游也

穆王八骏天马驹，后人爱之写为图。背如龙兮颈如象，骨竦筋高脂肉壮。日行万里速如飞，穆王独乘何所之？四荒八极踏欲遍，三十二蹄无歇时。属车轴折趁不及，黄屋草生弃若遗。瑶池西赴王母宴，七庙经年不亲荐。璧台南与盛姬游，明堂不复朝诸侯。《白云》、《黄竹》歌声动，一人荒乐万人愁。周从后稷至文武，积德累功世勤苦。岂知才及四代孙，心轻王业如灰土。由来尤物不在大，能荡君心即为害。文帝却之不肯乘，千里马去汉道兴。穆王得之不为戒，八骏驹来周室坏。至今此物尚称珍，不知房星之精下为怪。八骏图，君莫爱。



涧底松

念寒隽也

有松百尺大十围，坐在涧底寒且卑。涧深山险人路绝，老死不逢工度之。天子明堂欠梁木，此求彼有两不知。谁谕苍苍造物意，但与之材不与地。金张世禄原宪贫，牛衣寒贱貂蝉贵。貂蝉与牛衣，高下虽有殊。高者未必贤，下者未必愚。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，历历天上种白榆！

【御评】

松是喻意。金、张、原宪是正意，一结仍用喻意，比拟恰合。

“原宪贫”或作“黄宪贤”者，误。黄宪为牛医儿，与牛衣无涉。

牡丹芳

美天子忧农也

牡丹芳，牡丹芳，黄金蕊绽红玉房。千片赤英霞烂烂，百枝绛点灯煌煌。照地初开锦绣□，当风不结兰麝囊。仙人琪树白无色，王母桃花小不香。宿露轻盈泛紫艳，朝阳照耀生红光。红紫二色间深浅，向背万态随低昂。映叶多情隐羞面，卧丛无力含醉妆。低娇笑容疑掩口，凝思怨人如断肠。秾姿贵彩信奇绝，杂卉乱花无比方。石竹金钱何细碎，芙蓉芍药苦寻常。遂使王公与卿相，游花冠盖日相望。庖车软舆贵公主，香衫细马豪家郎。卫公宅静闭东院，西明寺深开北廊。戏蝶双舞看人久，残莺一声春日长。共愁日照芳难驻，仍张帷幕垂阴凉。花开花落二十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。三代



以还文胜质，人心重华不重实。重华直至牡丹芳，其来有渐非今日。元和天子忧农桑，恤下动天天降祥。去岁嘉禾生九穗，田中寂寞无人至。今年瑞麦分两岐，君心独喜无人知。无人知，可叹息，我愿暂求造化力，减去牡丹妖艳色，少回卿士爱花心，同似吾君忧稼穡。

【御评】

极写牡丹之秾丽，忽接“三代以还文胜质”四句迂腐语，耸然夺目。下乃接“元和天子忧农桑”一段正意，便觉峭折有波澜。若低手为之，则一直说下耳。

《客斋随笔》曰：“欧阳公《牡丹释名》云：‘牡丹初不载文字，唐人如沈、宋、元、白之流，皆善咏花，当时有一花之异者，彼必形于篇什，而寂无传焉。惟刘梦得有《咏鱼朝恩宅牡丹》诗，但云‘一丛千朵’而已，亦不云其美且异也。予按白公集有《白牡丹》一篇，十四韵，又《秦中吟》内《买花》一章云：‘共道牡丹时，相随买花去。’而讽谕乐府有《牡丹芳》一篇绝道花之妖艳，至有‘一城之人皆若狂’之语。又《寄微之百韵》诗云：‘崇敬牡丹期’。注：‘崇敬寺牡丹花，多与微之有期。’又《惜牡丹》诗。元微之有《入永寿寺看牡丹诗八韵》、《和乐天秋题牡丹丛三韵》、《酬胡三咏牡丹一绝》，又有五言二绝句。许浑亦有诗云：‘近来无奈牡丹何，数十千钱买一窠。’徐凝云：‘三条九陌花时节，万马千车看牡丹。’然则元、白未尝无诗，唐人未尝不重此花也。”

红线毯

忧蚕桑之费也

红线毯，择茧缫丝清水煮，拣丝练线红蓝染。染为红线



红于蓝，织作披香殿上毯。披香殿广十余丈，红线织成可殿铺。彩丝茸茸香拂拂，线软花虚不胜物。美人蹋上歌舞来，罗袜绣鞋随步没。太原毯涩毳缕硬，蜀都褥薄锦花冷。不如此毯温且柔，年年十月来宣州。宣州太守加样织，自谓为臣能竭力。百夫同担进宫中，线厚丝多卷不得。宣州太守知不知？一丈毯，千两丝，地不知寒人要暖，少夺人衣作地衣。

【御评】

通首直叙到底，出以径遂，所谓长于激也。

杜陵叟

伤农夫之困也

杜陵叟，杜陵居，岁种薄田一顷余。三月无雨旱风起，麦苗不秀多黄死。九月降霜秋早寒，禾穗未熟皆青干。长吏明知不申破，急敛暴徵求考课。典桑卖地纳官租，明年衣食将何如。剥我身上帛，夺我口中粟，虐人害物即豺狼，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？不知何人奏皇帝，帝心恻隐知人弊。白麻纸上书德音，京畿尽放今年税。昨日里胥方到门，手持尺牒榜乡村。十家租税九家毕，虚受吾君蠲免恩。

【御评】

从古及今，善政之不能及民者多矣。一结慨然思深，可为太息。

卖炭翁

苦宫市也

卖炭翁，伐薪烧炭南山中。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。卖炭得钱何所营？身上衣裳口中食。可怜身上衣正



单，心忧炭贱愿天寒。夜来城外一尺雪，晓驾炭车辗冰辙。牛困人饥日已高，市南门外泥中歇。翩翩两骑来是谁？黄衣使者白衫儿。手把文书口称敕，回车叱牛牵向北。一车炭重千余斤，宫使驱将惜不得。半匹红纱一丈绡，系向牛头充炭直。

【御评】

直书其事而其意自见，更不用著一断语。

阴山道

疾贪虏也

阴山道，阴山道，纥逻敦肥水泉好。每至戎人送马时，道傍千里无纤草。草尽泉枯马病羸，飞龙但印骨与皮。五十匹缣易一匹，缣去马来无了日。养无所用去非宜，每岁死伤十六七。缣丝不足女工苦，疏织短截充匹数。藕丝蛛网三丈余，回鹘诉称无用处。咸安公主号可敦，远为可汗频奏论。元和二年下新敕，内出金帛酬马直。仍诏江淮马价缣，从此不令疏短织。合罗将军呼万岁，捧授金银与缣彩。谁知黠虏启贪心，明年马多来一倍。缣渐好，马渐多。阴山虏，奈尔何！

【御评】

《旧唐书·回纥传》：“回纥恃功，自乾元之后，屡遣使以马和市缣帛，仍岁来市，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。动至数万马。蕃得帛无厌，我得马无用，朝廷甚苦之。大历八年十一月，回纥使使领马万匹来市，代宗以马价出于租赋，不欲重困民，命有司量入，许市六千匹。”按：元微之诗自注：李传云：“元和二年有诏，悉以金银酬回鹘马价。”新、旧唐书俱不载此诏。是诗叙事极详，可以补史传之所不及。又按：

